

國際儒藏

韓國編
四書部
孟子卷

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國際

韓國編
四書部
孟子卷

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4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

編纂委員會編；《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校委員會審校。

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9

ISBN978-7-5080-5927-3

I. ①國… II. ①國… ②國… III. ①儒家—研究 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76841號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目錄

【孟子卷四】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一冊】

讀孟庭訓……………申教善(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二冊】

孟子劄義	求志錄	李震相(一六九)
孟子經義	雲庵集	朴文一(二〇九)
孟子問目	雲庵集	朴文一(二二一)
孟子考略	克齋集	盧似淵(二二五)
孟子講說雜稿	省齋集	柳重教(二二九)
孟子經義問對	石南居士續稿	徐基德(二三七)
孟子問答	丹邱遺稿	金永三(二四三)
孟子講義	雲圃集	石禹鍾(二四七)
孟子雜著	良齋私稿	田愚(二六一)
孟子經義問對	桂陽遺稿	李欽(二七五)
孟子讀書漫錄	秀山集	金秉宗(二八三)
孟子集注	壺山集	朴文鎬(二八七)

孟子或問	壺山集	朴文鎬(二九三)
孟子性學輯考	壺山集	朴文鎬(二九九)
孟子補傳	壺山集	朴文鎬(三一)
孟子隨筆	壺山集續集	朴文鎬(三一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三冊】

孟子集注詳說……………七書注詳說……………朴文鎬(三四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四冊】

孟子答問	茶田經義答問	郭鍾錫(六〇五)
讀孟子	明美堂集	李建昌(六九五)
孟子問答	竹逸集	鄭灝鎔(六九九)
孟子劄疑	醒齋遺稿	李瓊錫(七〇七)
孟子章句	叢瑣錄	吳弘默(七一五)
孟子講義	存稿	任百禧(七二三)
孟子雜著	性軒文集	林翰周(七二七)
孟子問答	雲溪集	車鴻(七三五)
孟子問答	欽齋集	任公烈(七三九)
孟子劄疑	遼溪集	金壇(七四九)
孟子類集	中山全書	朴章鉉(七五九)
孟子人物類聚	論孟人物類聚	純祖命編(八一五)

【孟子卷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一冊】

孟子釋義	四書釋義	李滉(一)
孟子釋義	四書釋義	李珥(二三)
孟子質疑	良齋續集	李德弘(一七三)
孟子辨疑	經書辨疑	金長生(一七七)
孟子講義	月沙集	李廷龜(一八五)
孟子僭疑	晚悔集	權得己(一八九)
孟子淺說		趙翼(二四一)
孟子疑	四友堂集	宋國澤(三一五)
伐燕章書筵講義	炭翁集	權認(三一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二冊】		
孟子答問	四書答問	李惟泰(三二五)
孟子或問經義通考	論孟或問經義通考	宋時烈(三七五)
孟子雜錄	松峯遺稿	吳益升(五一五)
讀孟子劄記	木齋集	洪汝河(五一九)
孟子疑	三世合稿	房明燾(五二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三冊】

讀孟子	松月齋集	李時善(五二九)
孟子思辨錄	思辨錄	朴世堂(五三三)
孟子劄記	厚齋集	金幹(五九五)
孟子劄錄	滄溪集	林泳(七一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四冊】

孟子解	霞谷集	鄭齊斗(七二七)
孟子說	霞谷集	鄭齊斗(七六三)

【孟子卷二】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四冊】

孟子講義	瓶窩全書	李衡祥(一)
浩然章問答	遜齋集	朴光一(四七)
孟子雜著	巍巖遺稿	李柬(五七)
孟子說	正庵集	李顯益(七一)
孟子講義	陶庵集	李緯(八一)
孟子講說		李緯(九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五冊】

孟子疾書	《星湖疾書》	李 瀆(一六三)
朱子言論同異考孟子卷		韓元震(二八五)
孟子經義記聞錄	《經義記聞錄》	韓元震(二九五)
孟子雜著	《南塘集》	韓元震(三〇一)
孟子辨議	《立齋遺稿》	姜再恒(三〇五)
孟子經說	《邵南集》	尹東奎(三一三)
孟子講說	《白水集》	楊應秀(三一七)
孟子經義	《漢上經義》	金元行(三四一)
孟子講義	《壽齋遺稿》	李崑秀(三五一)
孟子不動心章說	《鹿門集》	任聖周(三五五)
孟子劄疑	《庸齋集》	金謹行(三五九)
孟子疑義	《順庵集》	安鼎福(三六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六冊】		
孟子劄錄	《本庵集》	金鍾厚(三八三)
孟子纂注增補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四〇一)
孟子小注考疑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六六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七冊】

孟子劄錄	《經書劄錄》	金龜柱(六八一)
------	--------	----------

【孟子卷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七冊】

孟子通理	《九龍齋集》	白鳳來(一)
孟子讀書劄義	《存齋集》	魏伯珪(二五)
孟子問疑	《湛軒集》	洪大容(四五)
孟子經義	《蘿山集》	趙有善(四九)
孟子劄略	《近齋集》	朴胤源(五三)
孟子經義	《濯溪集》	金相進(五五)
孟子經義條對	《謙齋集》	奇學敬(六三)
孟子疑義條對	《水村集》	高廷鳳(六九)
孟子經義條對	《龜巖集》	李元培(七三)
孟子雜識	《自然齋集》	金履九(七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八冊】		
孟子竊意	《五書諸注竊意》	崔左海(九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九冊】

孟子講義 {弘齋全書} 正 祖(三七三)
 孟子要義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四二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冊】

孟子講義 {明學全集} 徐澧修(五二二)
 孟子講義 {癡庵集} 南景義(五三三)
 孟子說 {謙齋集} 沈就濟(五三七)
 孟子講說 {山木軒集} 金羲淳(五四一)
 孟子隨筆 {碩齋別稿} 尹行恁(五四五)
 孟子讀書隨記 {老洲集} 吳熙常(五七三)
 孟子時習錄 {海隱遺稿} 姜必孝(五七九)
 東儒孟子解集評 附：四書總論
 {東儒四書解集評} 柳健休(五八三)
 鄒書春記 {弘齋全書} 金近淳(六二七)
 孟子論性纂要 {性庵集} 金魯謙(六六七)
 孟子問 {性庵集} 金魯謙(六七九)
 孟子辨疑 {鳳村集} 崔象龍(六八七)
 孟子圖 {鳳村集} 崔象龍(七二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二冊】

孟子雜著 {華西集} 李恒老(七三一)
 孟子講義 {性齋集} 許 傳(七三九)
 孟子演義散錄 附：孟子不動心圖
 {養蒙齋集} 金在洛(七四五)
 孟子答問 {蘆沙集} 奇正鎮(七四九)
 孟子雜著 {槐園集} 李 堉(七五九)
 孟子經旨蒙解 {松塢遺稿} 朴宗永(七六七)
 孟子筆程 {崐堂集} 李象秀(七七七)

讀孟庭訓

〔韓〕申教善 著

孫通海

陳振藩 點校

鄭成宏

霍本科 審訂

【題解】

讀孟庭訓作者申教善（一七八六—一八五八），初名述善，字祖卿，號洹泉。象村申欽、樂全堂申翊聖之後裔，父親龜朝曾任弘文館應教，母親順川玄氏，家教甚嚴。幼年與堂表兄弟一起讀書，弱冠之前即有文名。屢試不中，遂棄科舉而隱居鐵馬山。父得寵於正祖，人品剛直而多違時流，正祖百年後閉門不出。洹泉陪父怡愉忠養十餘年，在父親及伯父鳳朝過世後，歸廣州門陵丙舍隱居。與臺山金邁淳交厚，古東李翊會、北海趙鍾永曾薦其為繕工監監役，謝絕不出。洹泉一生博覽群書，通尚書，尤重經術，心得頗豐。著述有洹泉遺稿、尚書劄錄和讀孟庭訓。尚有手稿達數百卷未及成編。

本書手寫本現藏國立中央圖書館，按孟子七編分爲七卷，共七冊。洹泉七十一歲時（一八六一年）完成此書，爲數十年讀書心得，由長孫申膺秀整理成編。全書採用問答形式，一問一答爲一節，主題突出，條分縷析，有的放矢。內容豐富，從文字訓詁到義理闡述，從文章句法到篇章結構，從衆家箋釋的比對到對學者獨到的論議，無不顧及。

洹泉闡釋論議，多從孟子原旨原意出發，擇善而用，擇善而從，無關乎黨派或學派。其時湖洛論爭未止，理氣論爭再燃。洹泉不涉學派之爭，不帶門戶之見，不拘注家的政治地位，堅持考證態度，採用訓詁方法，史有確證亦不遽下論斷，必待多處參照而後可。思想上沒有盲崇朱子等宋儒之說，排斥老佛，重視元明清之新學說，如蔡清、陸隴等。清晚村呂留良，因文字獄闖家被禍，著書被毀。洹泉不廢其言，多處徵引，其正直嚴肅之學風可見一斑，也在客觀上保存了呂留良的孟子研究成果。可能出於避忌，所以未有東儒學說或書籍，不免遺憾。集注忽略之處，以及各代學者頗有疑義的說法，多能蒐羅採摭，以儒家本來立場予以匯通折衷。所採史料頗爲廣博，經史子集無所不包，訓詁類及義理類的著述都廣爲涉獵，計有四十五種。注重史料比勘，注釋考證地理名物時兼顧原始古訓和近代考證成果，如清學者閻若璩的觀點就有多次引用。

本書原在崔象龍孟子圖之後，爲分冊方便移至此處。（黃義淵）

讀孟庭訓序

孟子豈易讀哉！其義利之分，王霸之辨，存心養氣之訓，如蠶絲之細而有毫釐之差，苟非篤學而窮理者，不能以闡其微奧而識其光大。世鮮篤學之士，而孟子之道寢晦，或尊之而列于荀揚，或卑之而目以髡衍。至于後代，詭論橫生，非刺詆刪，無所不有，是皆讀孟子而不識孟子者。昌黎韓氏以特知獨見表章之曰：「醇乎醇。」又曰：「欲知孔子之學者，必自孟子始。」此蓋韓之篤學而得之者，而猶不能以息世之異論。乃至濂洛諸賢出，而孟子之道復大明，如青天白日。上自學士大夫，下至村塾小生，皆知宗是書，脗然無異辭。古今是一孟子，而其升降顯晦若是判焉者，即後儒之學與不學焉耳。洎泉先生以玄翁東淮之哲孫，夙有異資，世其家學，早有聲於公車四門間，久而屢舉屢躓，遂棄諸生服，斂迹于鐵馬山中，世間聲利，不以一事攖心。枕藉文史，鑽研經籍，淹賅通貫，無不涉其流而泝其源。嘗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法，孟子起而闡明之。七編之書，上接洙泗，下啓洛閩，為斯學之關鍵樞紐。士志于學而不明乎是書，猶航斷港而求達于海也。第其性命理義之訓淵深浩博，先儒箋注各主成見，淺深得失，不能無參差。朱子之集注出，而

推闡蘊奧，燦然明晰，遂為講學家金科玉條。而其或朱子未定之說而可以辨訂歸一者，又或集注之所略而後生之所畜疑者，有能效一得之見，雖朱子在，亦將欣然許其盡說也。蔡謨之集疏、金履祥之集注考證，皆是意也。而近代如蔡虛齋、呂晚村、陸三魚諸家疏說，各有聰明獨到，援據典核。先生於家庭講討之餘，蒐羅採摭，會通折衷，小而隻字半句，統而全章大旨，審覈竅要，附以論說，如磁引針，如鏡照物，期底於犁然理順，洞然無疑。其深造妙詣者，非架疊牀屋也；其精思明辨者，非橫生枝葉也，究為孟氏之宗臣而朱門之羽翼。吁，其盛矣！先生積數十年精力，用志不分，有得必書，為此讀孟庭訓七編。如是而曰篤學，如是而曰窮理，其可謂善讀孟子也。後之讀孟氏書者，從茲入頭，洵為直指津筏，而無荆棘塞路之嘆。雖有王充、馮休之輩非刺訕侮，不當更作。而其於崇正學，熄邪說，豈曰小補云乎！先生，余從姊壻也。此書編成，空其卷首幾葉紙，俾余為之說。余實無能承堪。豈其愛好之蔽，而謂可與語是歟？先生既歿，嗣子耆永奉治命來屬，余受而卒業。俛仰愴涕，義不可以終默，勉綴荒陋之辭，用寓景慕之意如此。

七十六甲子之辛酉仲夏
全城後學李時敏 謹序

【梁惠王】

問：孟子七篇，作之者誰歟？

翁曰：按史記曰，當是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昌黎則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至朱子乃曰：「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看他是甚麼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故曾南豐謂書二典亦舉夔輩人所作。以公孫丑、萬章平日所問難於孟子者觀之，似未能寫出孟子七篇文字如此精粹圓活也。「退之」之說恐無所據，當以朱子之言為正。趙氏名岐，字汝卿，東漢人。云：「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問：孔子之書目之為論語，而孟子之書直以孟子為目者，何也？

翁曰：論語是孔門弟子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孟子七篇皆是孟子之所自述，故總謂之「孟子」。然

孟子沒後，大道遂紕，孟子、莊子一例並稱，乃以其書號為「諸子」。故逮至秦焰，經籍俱滅，而孟子七篇得不泯絕云。問：然則莊子之書或稱南華經，而孟子之書獨不稱經，何耶？

翁曰：至漢儒始以孟子七篇與論語、庸、學並列于經，或以為兼經，或以為小經。

問：「梁惠王」為篇目，無或近于猥慢之嫌歟？

翁曰：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問：孟子不遠千里而來見梁惠王者，意欲勸王行王政，而不待禮聘歟？

翁曰：孟子雖欲行其道，豈有不待禮聘之理乎？孟子生卒年月考曰：「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

問：自鄒至梁，果為千里之遠耶？

翁曰：梁之地，自河西逶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見四書釋地又續。而鄒隔在河之東偏，則其間相距似有千有餘里。然他無的證，當更考。

問：集注既曰「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又引程子之言曰「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則利心生而亦不害為君子歟？

翁曰：財利之欲，君子之心所絕無；而利益之求，雖君子之心固未嘗無也。此章正義云：「上『利』以財利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一利字如是分屬，則上下文義可以融會矣。

問：論語每單言一仁字，孟子則兼言仁義。仁義之說自孟子始發歟？

翁曰：朱子答歐陽希遜書，「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即此以觀，仁義禮智，或單言，或對舉，無所不可。但四端之說，自孟子始發。

問：萬乘、千乘、百乘之車，能辦取於千里、百里、五十里之田賦中歟？

翁曰：公羊「用田賦」，何休注：「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疏：「何氏以為公侯方百里，若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由是觀之，十井一乘亦有不給之意。然諸說聚訟紛紜，不可殫記，姑以十井一乘見其大略而已。

問：利與仁義有如陰陽淑慝之相反，而集注謂「仁義未嘗不利」者，何也？

翁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

豈不利於化民成俗之治歟？蒙引曰：「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此說雖好，亦不必泥看。程子曰「義所安處便是利」，固是，但不當把作此處說，非孟子開道惠王本意。蓋仁義本不為利言，孟子特因惠王問利，故即從「利」字引入。首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末言「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是孟子正意，中間言利之適所以為不利，仁義之未嘗不利，則就惠王所見曲為誘掖耳。

問：文王雖曰「經始勿亟」，竟勞民力築臺鑿沼。則漢文罷臺之役，賢於文王歟？

翁曰：古者帝王之居，必有望氛祲之臺。後世因之，而必侈大之，為飲酒行樂之所。是故楚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見國語。引此詩以證古帝王為臺之制。文王之臺何可與漢文之臺之役同日而論乎？露臺之費可百金，則又與靈臺「不日成之」，其相懸不翅天淵矣！

問：詩以靈囿之虺伏、靈沼之魚躍盛稱之，孟子又以「樂其有麋鹿魚鼈」誦美之，此豈非文王之所行樂歟？

翁曰：文王以「鳥獸魚鼈咸若」為樂，後王之行樂只是飲酒荒淫而已。

問：集注云，「不日，不終日也。」不終日而臺成，宜其謂之「靈」也。然速成於一日之內者，豈有堅牢之功？而其高亦可想已，無乃如三等之土階耶？

翁曰：凡解經者，人各不同，集注取其長也。所謂速成，非謂一日成之。鄭箋云：「不日者，不設期日也。」正義亦云：「不期日而有成。」此各一說也。衛侯

為靈臺籍圃。左傳哀公二十五年。濟陰城陽①有堯靈臺，漢地理志。祀唐堯于成陽靈臺。後漢章帝紀。黃帝設靈臺，立

五官，以序五事。劉氏外記。靈臺之名自黃帝始，而文王特踵之耳。蓋觀妖祥，望雲物，皆神靈也，故曰靈臺。此又一說也。然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問：集注云，「靈圃、（靈沼）」，臺下有圃，圃中有沼也。圃方果是七十里，則百官萬民何能容接於七十里之外餘土乎？然則圃在郊外，而文王時時出獵歟？

翁曰：通考許氏云：「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圃，圃中有沼，所以遊觀爾。七十里之圃，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圃，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鄆，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之圃，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

之圃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又按左傳「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鄆縣，周之故臺也。」即此以觀，靈圃非七十里之圃，而七十里之圃在岐都之郊外。所謂靈臺、靈圃、靈沼，俱在豐邑之內，亦可見矣。

問：靈臺、靈圃、靈沼，莫非頌美文王之事。而未言「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不曰「文王」而曰「古之人」者，何也？

翁曰：「古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貼文王說。然則當於言外推開，以見凡為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困勉錄曰：「許東陽講『魚鳥上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正意只是『民樂其樂』意。」翼注云：「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偕民說。」說統云：「偕樂，指平日治岐之政說。」

問：梁惠王自以移民移粟之實惠誇其盡心於國，而孟子之對則曰：「路有餓莩而不知發。」移民移粟，豈非發倉廩以賑者乎？

翁曰：移民移粟輒稱河內、河東，然四境之內尚有餓莩，則其倉廩之未盡發可知已。若移民而徒擾，移粟而

① 「城」，漢書地理志作「成」。

無繼，是發猶不發也。蒙引曰：「初間讀『移其粟於河內』，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觀『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乃知只是民之粟，愈見惠王之不得罪歲，而其惠之小也甚矣。」此說良是。

問：衛靈公問陳，孔子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為辭，而明日遂行。梁惠王問民多少，而孟子則請以戰喻，得無與孔子之志有異歟？

翁曰：衛靈公無道之君，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孔子答以未學而去。梁惠王當七國爭雄之時，東敗西喪，習知戰伐之事，故孟子因其所習知而設喻，欲其易曉耳。此大易所謂「納約自牖」者也。牖是開明處也，因其開明處而納之以約，則其所回悟顧不較然歟？此可見孟子善用易之一端。且梁惠王以好戰而不能保民，孟子將勸行王道，而先寓箴警之意，故始以戰喻，終以兵喻，一章之內三致意焉。及見梁襄王之不似人君而去之齊，是亦仰述仲尼轍環之志者也。

問：集注「厲禁」之義。

翁曰：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按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注：「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

問：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此與孟子不同，何也？

翁曰：王制出於漢儒，則何可據王制而疑孟子之言乎？蒙引曰：「大注本後篇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此孟子自疏也，安得偏據漢儒之「王制」？此說得之。

問：「雞豚狗彘之畜」，恐是只舉六畜之三者也。豚、彘元是一畜物，而何為疊舉耶？

翁曰：豚是小豕，故與雞並稱；彘是大豕，故與狗並稱。蓋古人語類多如此，如上章「顧鴻雁麋鹿」，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而亦皆疊舉也。又如詩之「曰殺羔羊」，烹羊魚羔，輒並稱之。羔是羊子也。

問：作俑之前已有芻靈，則束草為人以從葬，獨非不仁歟？

翁曰：刻木人以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見埤蒼。則非芻靈無面目、不能俑跳之可比也。秦穆公卒，魯文六年。殉以三良以代俑也。孔子哀其不仁，而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蓋芻靈之弊至於作俑，作俑之弊又至於以生人從葬，則芻靈之始遠矣，作俑之始近矣，罪其遠者可乎，罪其近者可乎？

問：梁惠王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等事，皆見於史記耶？

翁曰：「史不詳焉，詳見於戰國策。」楊慎著梁惠王遺事曰：「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國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冠）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倖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旒，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升庵說止此。戰國策之可信既不異乎正史，而甘蘇二說又合於孟子之書，是足資參正。

問：「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此甚言行仁政而王天下之易耳。然以一服八尚云難矣，豈有以百里之地而能一天下者乎？

翁曰：「文王以百里而興，豈無其實，而孟子言之哉？」

問：「地方」之義。

翁曰：「蒙引云，「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此說極明，後凡言地方千里百里皆倣此。

問：「不嗜殺人者莫如宋襄，而僅為五霸之一；嗜殺人者莫如秦政，而能一六國。孟子云云，不亦遠矣乎！襄王卒然而問，故孟子亦卒然而對耶？」

翁曰：「時君無不好戰而嗜殺人。如有不嗜殺人之君，能行仁政，則民歸之如水，沛然孰可禦之？此孟子救弊之論，而亦有必然之理，必然之勢矣。」

問：「天下惡乎定」之義未瑩。

翁曰：「淺說云，「蓋謂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人而後定也？」困勉錄云：「愚意蓋謂「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汪份則謂二說可兼用。」

問：七、八月之間亦有旱時，則集注謂是夏五、六月，何也？

翁曰：「五、六月之間每多旱時，雨下而槁苗浮然興之，亦其時耳，且非惟此章之義固然。又離婁下「歲十一月徒杠成，（歲）十二月輿梁成」，不已晚乎？九月十月

① 此段引文據戰國策校。

政是徒枉輿梁可成之候也。朱子於此至精之訓可見。而春王正月考所謂「孟子於戰國之世猶用周正朔」是也。

問：孟子不稱臣於梁而稱臣於齊，何也？

翁曰：孟子於梁未有職任，而處賓師之位，故不稱臣；於齊則為卿，故稱臣。

問：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見於論語。而孟子則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雖是出於尊王黜霸之意，然齊宣王能誦小雅巧言之詩，則必無不讀魯論之理，「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之言，其肯信之乎？

翁曰：孔子所稱，即桓文尊周攘夷之功。若其所經營之事，「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故孔門五尺之童亦羞稱五伯耳。豈無稽之言而孟子言之哉。

問：然則桓文之事與功異乎？

翁曰：凡人所猷為皆事也，事之成而著於功效也。

問：「霸諸侯」之霸字何義歟？

翁曰：霸者，把也，言把持諸侯之權也。

問：霸、伯同歟？

翁曰：霸、伯二字，音義、注、疏無所發明。楊升庵詳辯之，其說曰：「論語憲問篇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

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

轉聲而為霸。去聲。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

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

「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

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

「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注、疏未發明，故

特書之。「楊說止此。此說既若是考據明白，則今人「五伯

之霸」同以去聲讀，誤矣。

問：集注曰「鬯鐘，新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鬯（郤）

〔郤〕也」。以血塗鐘之鬯（郤）〔郤〕，則何不謂之塗鐘，而謂之

鬯鐘耶？

翁曰：周禮大祝「墮鬯」，鄭司農云：「墮鬯，謂薦

血也。凡血祭曰鬯。」蓋古者器成而鬯以血，所以厭變怪，

禦妖鬯。鬯鐘之鬯謂之鬯，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詳見

正義。

問：孟子之取譬也近，故「挾太山以超北海」，注云：

「太山、北海近齊。」正義曰：「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

清河。」此其取譬之近之證也。惟於下文折枝之譬一何遠也。

凡長者之命少者，少者之應長者，喻其不難為，豈無其類也？而乃以折枝為喻者，殆不觀着矣。長者所以命少者折草木之枝者，將焉用之哉？比之上文太山、北海之譬，得不迂遠乎？

翁曰：「趙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正義云：「如為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為長者按摩手節。』是恥是役使，但不為耳，非不能也。」此其一說也。四書辨疑云：「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為長者作禮。」亦與徐行者後長者意類，蓋從奭疏。此又一說也。二說未知孰是。

問：集注所謂「本然之權度」，是指心之體歟，指心之用歟？

翁曰：「呂晚村云，「從來吳氏之學，二本兼愛，但知有心，不知有權度。然以為心無權度者，其說猶淺。若以為心即權度，於是乎師心率意，顛倒猖狂，無所不至矣。且如仁民愛物者，心也，然於物也愛之，而不仁於民也。仁之而不親，分寸銖兩一毫差錯不得，則心亦自有本然之權度矣。謂之本然者，以其出於天而非私意之所為也。心字只與物字對看，苟不得本然之權度，則心亦一物耳。」又曰：「即此便悟本天、本心之異。」汪份曰：「份按，朱子謂『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蓋指此心所具之理以為權度，而非謂心即是權度也。」晚村「本天」之說良是。」即此以觀，

可以明本然之權度非謂其體用，而指此心所具之理以為權度也。

問：集注以「寡妻」為「寡德之妻」，而謂之謙辭也。思齊之詩若是文王所作，則謙辭可矣。他人則豈可以太姒之幽閒靜貞為寡德乎？

翁曰：「鄭箋云「寡有之妻」。孔穎達正義云：「適妻惟一，故言寡。」此說較勝，而朱子之不從孔義，恐有所以也。

問：「刑」訓以「法」，則「法于寡妻」，義似未暢。

翁曰：「刑，正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此趙注也。曰法曰正，其義恐不甚遠矣。」

問：「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然則海內之地只是九千里而已歟？

翁曰：「舉四海之內必曰九州，齊地可方千里而譬一州耳。將言以一服八之難，故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此舉其大略而言也。齊地集合而適為千里，而一州之地未必各以千里為限。且九州之分雖曰平均，或野廣而民稀，或山疊而地狹，其延袤長短必有不齊，何可以幾千里為斷也？」困勉錄曰：「方千里者九」只是大概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仲山豈與秦楚同為千里耶？」此說甚明，可從。